



为什么起洋楼?

许谋清

我寻找一种被遗忘的人,或者是被忽视的人。比如柯南,比如蔡德次。蔡祖醒也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家的房子地势比较低,又临近梧垵溪,只要发大水,溪水就直逼他的家门口。他儿子娶亲,赶上发大水,新娘子进不了门。后来,借人家的门板临时搭一个桥,让新娘子走那门板进了他们的家门。当然,蔡祖醒和柯南、蔡德次一样,几乎没有故事。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是因为他儿子蔡德毓。我们从“玻璃大王”蔡德毓倒推着找到了他。蔡祖醒有7个儿子,穷,怎么办? 梧林又很封闭,无路可走。蔡祖醒开窍,他发现当时的梧林是小封闭,但梧林的外边并没有封死。哈,天无绝人之路。他让大孩子都走,都去菲律宾,身边就留两个小儿子——蔡德毓和蔡德毓。前边5个儿子也都没有故事,淹没在东南亚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蔡德毓没被吓住,他也去菲律宾,给他们家找到了财富,也创造了属于他们家的故事,成为梧林故事的强有力支撑。

蔡德毓有两个故事,在家乡的故事和在菲律宾的故事——家乡的故事就是盖房子的故事,菲律宾的故事就是玻璃的故事;家乡的故事是他的乡愁,菲律宾的故事是他的诗和远方。当然,这两个故事是交叉的。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乡愁,没有离开家也不知道什么是诗和远方。

在菲律宾有一样东西让蔡德毓的心一下子瞎亮了,这就是玻璃。几个哥哥都去了菲律宾,就蔡德毓和小弟憨在梧林老家。老家的窗户都是小小的石头窗,一个“四”字,四面是石头,中间两竖还是石头。笨笨的石头窗,矮矮的砖平房。长期憨在老家,又挤在阴暗的小房子里,第一次看到玻璃窗,让蔡德毓的心好像一下子打开了。玻璃,隔着它,能清晰看清外边的世界;做成镜子,又可以清晰地看清自己。蔡德毓从玻璃上看到自己人生的路。他用打工挣来的小积蓄开了一家玻璃镜框店,当时是一项热门生意。一个人,当老板也当小工,几百斤一箱的玻璃也自己扛。用脑子,不省力,事业有成,不负苦心。20岁,白手起家;30岁,一年能到手数千银圆。一个家族,子侄繁多,他成了主心骨,立足于异国他乡的商界,成为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浓浓的乡愁,他衣锦还乡。这时,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晋江人。起大厝,在家乡建业,自然盖的是红砖厝。老家原来房子小,现在要盖大房子;原来地势低,现在他要在高处盖房,背靠石鼓山。那红砖,100年后还是那么红;那图案,依旧有棱有角。

蔡德毓是一个做事精细的人。粘良图、林铅海编写的《梧林故事》一书,讲了两个细节。一是由于衣着朴素,还背着一只旧蓆蓆(羊编提兜),看上去不像有钱人,老板见他打听这打听那,很不耐烦,便故意说个低廉的价格,说:“若是你能多买,就削价卖给你。”蔡德毓故意问他:“此话当真?”老板赌气说:“现金拿来,当场交割!”蔡德毓登时笑着打开蓆蓆,数钱给他。……另一个细节是,铺石埕(屋宅前边的石板地)。据说“他当时监督工程,每一块条石安装好,他会拿薄薄的卷烟纸试插石缝,如果插得进去,就要返工重来。”1921年,建了一座二进三开间大厝;1923年,又建一座五开间二落大厝。后来人称这两座大厝为德毓宅。

可以说,蔡德毓的红砖厝尽善尽美。但是,蔡朝东让儿子回来,在梧林盖了第一座洋楼。蔡朝东客气,让蔡德毓帮着看看。蔡德毓心里明白,蔡朝东捷足先登了。红砖厝让人羡慕,哥特式、罗马式洋楼却叫人惊异。

为什么盖洋楼? 仅仅是光宗耀祖吗? 它会把梧林人引向外边的世界。他们这些先行者有责任把自己的宗亲,把自己的同胞的目光牵向广阔的大世界! 红砖大厝落成,一家人却不能像预想的那样欢天喜地地住进去。一大家子,妯娌“鸡炒鸡闹”,在琐碎中计较,在小农传统的束缚里挣扎。封闭梧林人的不仅仅是梧林没有通向外边的大路,还有走不出的心路。

蔡德毓和他的兄弟分家了。之后呢? 他不是只带他自己一家,而是兄弟各家全部带离梧林,再下南洋,显示一种大将风度。他听到另外一种生活在召唤。

这一次,蔡德毓事业大成,垄断了菲律宾的玻璃行业,成为“玻璃大王”。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他的小儿子蔡怡苗成为他的心病。这个孩子不学好,整日不着家,甚至飙车。蔡德毓让他跟七叔蔡德毓回梧林,离开花花世界,希望他能够收心。

蔡德毓1936年再回梧林,他也起洋楼,而且是五层。

早在蔡朝东建朝东楼时,蔡德毓就发现了瑕疵:墙面比较粗糙,有的还有小洞。他就问施工队,这是为什么? 原来问题出在模板上。蔡德毓就在模板上下功夫,一定要叫木工刨平了。他还特别从上海请了施工队,墙面就显得很平整。按设计,朝东楼外边是洋的,里边却是中式的。五层厝已经有了卫生间。晋江改革开放初始,楼房里也没有卫生间,蔡德毓有超前意识。五层厝和朝东楼互相呼应,形成了梧林传统村落特色格局。

遗憾的是五层厝也没有最后竣工,没有完成内装修。为什么? 没人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猜想,可能和他的小儿子有关。

粘良图、林铅海的《梧林故事》描述了在这个在梧林的蔡怡苗。他经常骑着摩托车,腰里插着双枪,带着一群小伙伴到石鼓山练枪法,每回总要带着一大包铜钱,掏出来往高处一扔,双手迅即抽出枪来瞄准,将空中正在坠落的铜钱击中……他曾骑着摩托经过狭隘的后洋崎,正当下坡时,突然惊起草丛中的两只鹧鸪,他手疾眼快,双脚夹着摩托车,双手从腰间抽出枪来,“啪啪”两声,将那两只飞起的鹧鸪击落在地……为了炫耀车技,蔡怡苗让人在自家未装修的五层厝前,用木板搭成斜坡,径直将摩托车直开上三楼。

蔡德毓本以为儿子能在梧林经历一段俭朴的生活,改变他的心性。当他发现儿子如此炫富,他迷茫了,我们现在还能感觉到他的惆怅。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尼拉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蔡德毓把准备用来装修五层厝的款项悉数捐献,用于购买抗敌飞机。

德毓宅人去楼空,但它并不寂寞。鸟雀不时飞来,落在上边。它们带来树种,于是榕树的种子在厝顶上发芽了,长成两棵枝叶茂盛的大榕树。现在,那些盘绕的榕树根,仍然在向人述说一个远行的梧林人的心路历程。



悠悠五层厝 陈巧玲摄于晋江梧林

坐在一棵古老的榕树下

胡美云

在闽南,榕树是再普通不过的树了。路旁、山边、公园里,古朴的小院前或者气派的楼前,榕树的身影随处可见。那些葱郁里透着旺盛生命力的榕树,那些树身斑驳、气须垂垂、寂静得如时光老人一般的榕树,会瞬间吸引住像我这般初踏进闽南大地的外乡人,然后为之叹服,并深深地喜欢上它。

在这样的榕树之乡,要遇见一棵上了年岁的榕树自然不是什么难事。那些上了年岁的榕树身上,通常会有一块标示着树龄的牌子。绿树成荫或者独树成林是这些老榕树的共同特征,而这,也正是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停留在一棵榕树下的原因。

在一棵古老的榕树下,会有很多奇妙的情愫涌上心头。或者站着,或者坐在树下,静静地陪伴、仰望、遐思。在斑驳的树身寻着时光留下的痕迹,寻那几百年绕树而过的光阴,寻那

从前的风、从前的雨,从前一朝一朝一代一代的人,从前那些我们无从追索的光阴里的热闹或者冷清。一棵老榕树,一棵气貌不扬的老榕树,它曾度过几百年的岁月长河,曾默默地见证过浩浩荡荡的历史风云。

家附近的庙前也有一棵这样的老榕树,偶尔于傍晚时分闲逛过去,我会坐在树下的石墩上坐一会儿,享受着树下的宁静时光。庙前的场地并不是很大,所以留给榕树的空间并不多。榕树粗壮的主枝干四周,用砖头修葺了一个漂亮的护栏;从树身垂下的一条条气生根是树枝的毛细血管,挂在半空,在轻风中如带飘摆,悠扬缓慢;主干之上的枝叶茂盛如蓬,朝四面八方的空间努力伸展着,热情饱满。

抬头凝视一棵古老的榕树,夕阳的余晖照在树身上,照在那些灵动着的一条条的气生根上,照在气生根入地后长成的健壮枝干上。我会情不自禁地思索,它们是如何由那些细如发丝的柔弱须根,长成如今这般健壮

的模样? 那些气生根,努力地生长着,只要有一丝机会碰到地面,碰到松软的泥土,它们就会拼尽全力地抓牢土壤,插入地下,用力地生长。这样的精神,这样强大的生命力,正是我所见过的许多榕树能够绝地生根、茁壮成长的原因吧!

人到中年以后,对一些古老的、染着时光印迹的事物格外地迷恋起来,是那种温柔的、美好的,带着一些怀旧的迷恋。老的街、老的房子、老的人、老的树、老的老的旧时物件,然后再用一些旧日的文字——在键盘上敲打过无数次的旧日的文字,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也许同样只是时光长河里的一粒流沙,但是,它曾治愈过某个特定时间里的人,也许会温暖到某段时间里偶然相遇的人。

就像遇见一棵古老的榕树,静坐在树下的我,徜徉在悠长的长河里,在浩大的自然面前,会感觉到人类的渺小一样——会心生敬畏,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草木

味道

西安土笋冻

毛永温

西安土笋冻? 没错。但此“西安”非彼“西安”。

要讲的这个“西安”是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西安村。西安村原叫西安村。按者,小坑也,指小港湾。宋朝以前,安海港开阔,港内小港湾众多,皆可避风浪。村前临安海港西一小港湾,故称西安。直到几年前,才改为西安村。

土笋别名“海蚯蚓”。因海蚯蚓生长在滩涂,白生生,酷似竹笋,故称“土笋”。西安村位于古安平港西侧,浅海水域广阔,咸淡水交汇涂滩面积大,有机质含量高,是土笋繁育生长的乐土。土笋冻是由土笋加工而成的冻品,晶莹剔透,鲜嫩脆滑,营养价值高,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特色小吃。

据《泉州府志》记载,安海土笋冻源于明代。《闽中海错疏》《五杂俎》,以及清代《闽小记》中均有描述:“其形如笋而小,生江中,形丑味甘。”一名土笋。”明末清初的《安海志》记载:“涂蚕,可净煮作冻。”这些史料都印证了安海镇是土笋冻最早的原产地,而产地就在古时西安海域的滩涂。

关于安海土笋冻的起源有两种传说:一是郑成功攻打台湾时发明的;二是戚继光在安平抗倭时发明的。相传,郑成功攻打台湾时,粮食紧缺,将士便到海边挖来大量的土笋煮成汤。一日,郑成功忙于军务忘记用餐,土笋汤凝固一体,他直接食用凝固成的土笋汤,没想到味道比土笋汤还好。无意间,郑成功发明了土笋冻。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形成了广为



人知的安海土笋冻。另一传说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到安海抗倭,因粮食紧缺,士兵便到滩涂捕捉海蚯蚓煮汤喝。一次,戚继光最后用餐时,汤已凝结成胶状的海蚯蚓冻,他拔剑取下一块品尝,没想到比鱼蟹更鲜美。厨师知道后,依照此法加以精制,从此土笋冻便流传开来。土笋冻制作工艺薪火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制作程序道道工序而有讲究:将挖到的土笋放在清水中养一日,让其吐尽沙粒;然后压破、洗净、熬煮,熬煮时要掌握好火候;最后连同富有胶质的汤汁一起装入小酒盏,等其凝结成块,放上调料就可以食用了。

为传承光大这一传统美食小吃,西安村把土笋冻特色美食,纳入乡村振兴发展中,作为村里绿色美食产业做大做强。全村有土笋冻生产、经营者近百户,已形成完整的土笋冻原材料采购、加工、销售产业链,年销售额超6000万元,占安海镇土笋冻产值的80%以上。

安海土笋冻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市级非遗项目。

据村支书颜鸿昂介绍,每日天蒙蒙亮,村里的土笋冻经销商就会把制作好的土笋冻,打包运往镇上的汽车站,装车运往福州、厦门、泉州等地。一时间,运送土笋冻的车辆排成长龙,霞光里,场面十分壮观。可惜,我来得不是时候。大概为弥补我的遗憾吧,颜支书特意把我带到背街一处土笋冻小店,让我尝尝正宗的土笋冻。小店不大,干净整洁,还不到饭口时间,店内没食客。店老板是位年轻女子,她告诉我,从爷爷、父亲到她三代人传承做土笋冻。她家采用古早手工艺加工,



非遗记忆

骆锦恋

(一)柯派高甲戏丑行表演艺术

以丑为荣演大千,融通多技唱流年。形神皆似民间女,却有贤名胜过仙。

(二)嗦啰哩

花婆旗手醉铺兵,三里采莲跳跨行。入户玉兰分朵朵,安平碧水映盈盈。

(三)掌中木偶戏

指尖布袋演红尘,谈笑诉愁胜本身。口白清音能叱咤,春来秋往渡南津。

(四)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八艘舰上技初攒,破浪开云天地宽。似隔冥冥行愈稳,归来帆正任凭栏。

(五)南音

直入花园百鸟归,四时南邑尽芳菲。琵琶梦里清音识,原是古人将福祈。



诗情

村庄的清晨

紫艺

黑夜是守护的精灵
月光许以温柔,也点亮黎明
在村庄,清晨的表达
从黄昏起笔,光线勾勒
蘸满破晓的遒劲
琉璃灰瓦铺开底色
每一幢房子都渲染着古朴与沧桑
流水环绕村庄,浇灌稻田
绿意盈盈,蔓延至荷塘
细瘦的茎秆支撑起岁月风华
荷花与莲蓬交错耳语
羞赧情绪散落成叶片的露珠
绯红以为是晨阳的心境
杨柳依依,与水车不期而遇
讲述着每一座古宅的过往
每一条巷子里,穿行或倚坐的
老人小孩,都是一道风景
屋檐上鸟儿轻轻配乐
此刻,我打开了村庄的画卷

四季

秋水生花

朱国来

随着年岁新增,忽然对水多情起来。春水清浅细柔,夏天的水肥而浊,冬日的水又太过清瘦,故尤爱秋水。

秋水生花,不论是一湾小溪,还是一池碧水;不管是滔滔大水,还是绵绵秋雨。叮咚的山泉,宁静的湖水,均能在心底泛起波澜,流转出绮丽之花。

犹记儿时,老家村西那条小河,两岸绿树掩映,野花点缀,秋水静流,每到支流分岔处,便形成漩涡,唱出悠悠老歌,开出圆润的花朵。

河上,每去二三里,便有座小桥。造型各异的桥墩,截住流水,拉出丝滑的水花。初秋,阳光依然热烈。一个个孩童光溜着身体,立于桥头,像跳水运动员接力般凌空而下,噼啪噼啪扎入水中。顿时,河水翻腾四溅,咕嘟咕嘟冒出各式浪花。最妙的,当是打水仗。乘着对方不注意,猛地一擦,一串串水花便滑向空中,绽放成半圆,流星雨般轰向对手,打得对手一个激灵,赶忙回击。偷袭人立即一个猛子钻入水底,好半天后方于数米外探出脑袋,悄悄地,顶开了一朵浪花。

要问跳水谁最棒,当属村东张二胖。那水花,大的像炸鱼。果真有白鲢鱼惊跃出水面,一条、两条、三条,霎时间,孩子和鱼儿的跳水大赛轮番上演,不分胜负。河面上,水花激荡,浮光跃金,美不胜收。只见张二胖横空落水,与一条刚起跳的大花鲢在空中相撞。只听“扑通”一声响,大花鲢顿时就被砸晕了头,逃往一旁,肚皮朝天转圈圈,于是便成为大囊“战利品”。

折腾累了,孩子们一溜儿躺在河边草地上歇息,河面渐渐归于宁静。

不知是谁,一跃而起,从草丛里捡起一枚石头片子,将大虾似的身体贴近草地,手臂丝丝地在空中划了个半圆,石片便“嗖”地飞出,像蜻蜓点水,在河面上不停地漂移、跳跃,点开了串串涟漪。于是,大伙一字儿排开,片片石子在水面上奔跑、追逐。谁跑得最远、开的水花最多,谁就能得到战利品。瞬间,整个河面开满了绚丽的花朵。

就这样,河中的花朵,一直从初秋,欢腾至中秋。秋雨,是最不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绵密的雨脚,踩在河面上,开出细小的碎花,像烟花,像桂花,像流动的霜花,在水面织成一片茫茫大网,泛出粼粼波光,罩住了我们的童年。

时光微凉,秋水如画,正是插秧好时节。河边秧田里,水光银亮,红衣绿衫的村姑,灵巧的手上下翻飞,以一颗颗鲜绿的秧苗为笔,点染出了秋水百花图。

秋水之上,秋叶如花。几十年时光,一如半绿半黄的落叶,还有那几许落花,在河面轻轻荡漾,似一艘艘小船,载着朗朗秋光,悠悠向前。

转眼又到开学季。校门门口直打在三楼宿舍,千余米的距离犹如千里之遥。骄阳狠狠打在身上,砸得满身沟壑,汗水汨汨流淌;浑身似有千条虫吧,一颗一颗汗水砸在地上,开出了朵朵小花,转瞬即消失不见。